



相安樂

◆文：阿展
◆圖：敏怡

日本殿堂級大導演小津安二郎，其一生作品都以家庭倫理為題材，說盡了父母子女間的千絲萬縷複雜情感。那種對家庭觀念的堅執，都在悠悠寧謐的光影間展現。小津的電影大多以家庭倫理為題材，故事大都由跟子女住在一起的父母開展（《彼岸花》），又或者是在家庭中子女到了適婚年齡，要

看破紅塵，哀矜勿喜

父母為他們周張（《晚春》），也有是基於子女各自成家立室，做父母的要適應孤獨蒼涼的老年生活（《東京物語》）；此外，也有不贊同獨身的父母再結情緣的子女（《秋日和》）、老年喪失配偶的父親或母親（《東京物語》），或女兒不願離開父母而不願嫁人（《晚春》、《秋刀魚之味》）等等。

法國電影大師雷諾亞說，一個導演一生只拍一部

電影，意思是不少導演喜歡拍相同的母題，然後在不同作品中作出重複與變奏，小津的電影，無疑就是這樣。電影中沒有大起大落的戲劇性情節，但平淡恬靜的生活，卻又往往隱含缺陷與遺憾，他的電影，從來不會流於煽情或說教，是看破紅



塵，哀矜勿喜——一種看破萬事萬物秩序與和諧的豁達。



餘暉無限好

◆鄧駿暉

還有半個月，2012年就要結束了。回望這一年，你覺得如何？

這三百多天的時光，我向前進，又向後退，人生當然是一直向前行，我所說的「向後退」，是指我又回到工作的起點——再次走進新

2012年

聞界，重拾「無冕天使」的工作。

社會呢？同樣似是向前進，但亦向後退步。我們經歷政府的轉變，由曾政府變了梁政府，立法會換了屆，經濟仍算不俗，表面上一片繁華，但社會究竟有了甚麼進步？

各種問題依然存在，貧富懸殊未見改善，有社福

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全港有超過一百萬人活於貧窮中，在職貧窮亦惡化。政府老是說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無法根治；但又有甚麼具體政策，起碼減輕貧窮市民的生活？

成立兩年的關愛基金，商界捐款的五十億元還差很遠，推行十八個資助項目，基金成效究竟有幾多？基金納入扶貧委員會之中，日後是否真的正如政務司司長所言，資助項目不會「爛尾」？大家可拭目以待。

最近電視有一個飲食節目，介紹一些充滿人情味

故事的食店，看過不少主人公訴說自己的經歷、故事，雖然有點煽情，但亦證明了一點：社會上有很多人即使遇上絕境，仍在默默努力；有商戶從社會上賺取了利潤，亦不忘回報大眾。猶幸香港存在這些人，為我們注入正能量。

未來一年會怎樣呢？當然希望「明天會更好」，但單靠小市民的期許，難以起到實質作用。我由衷地希望坐在「門常開」的官員們、議員們，還有社會各界，能摒棄偏見、敵意，齊心為建設香港出一分力。

很多人家中雖然置有汽車，卻不是天天開動，只是周末休息時才載一家人出外遊玩，我們稱這些人為「星期日司機」或「周末司機」。類似的現象，也會在一些長者身上出現，不過他們不是駕車，而是一過節的姐夫，平時很少下廚，但一到全年的幾個大節，例如團年飯、開年飯、端午、中秋、冬至，他們都會親自下廚，烹出一圍十多人的「筵席」，讓

幾代人聚首一堂，品嚐一下「廚神」的功架。有些晚輩見他每次身水身汗，都叫他不要辛苦了，



歡笑今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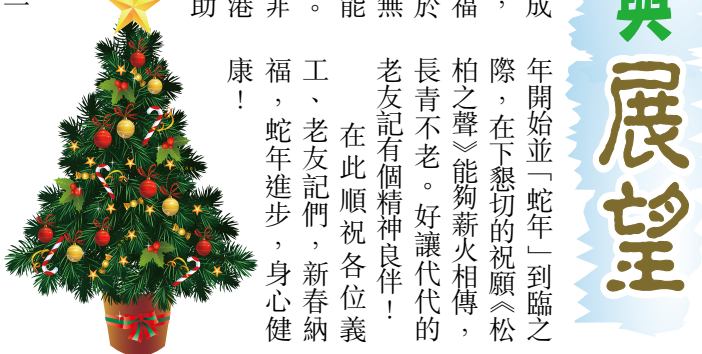


大書積

◆王浩鈞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世代交接是必然的事。去年十二月《松柏之聲》的編輯事務由謝姑娘及岑先生接棒至今，不覺已一年了。而《松柏之聲》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創刊以來也踏入第37年，能夠經得起漫長的歲月而不衰，實有其獨特之處。誠如四年前（二零零九年）前老總陳炳麟先生在《編者的話》裏所言

「《松柏之聲》早已成為長者資訊的「公器」，絕非宣傳本會（聖雅各福群會）的「私器」；由於以服務長者為旨，並無傳播宗教的意味，故能吸引普羅長者作為讀者。陳先生確實所言非虛，當然也有賴《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的贊助及各界善長捐款得以維持，更難得的是參與的義工，努力不懈地默默的耕耘！二零一三年新的一年



回顧與展望

年開始並「蛇年」到臨之際，在下懇切的祝願《松柏之聲》能夠薪火相傳，長青不老。好讓時代的老友記有個精神良伴！在此順祝各位義工、老友記們，新春納福，蛇年進步，身心健康！



同心圓

◆李錦洪

老來最怕病來磨！很多老人家把健康看成最重要的財產，但正如過份看重自己的資產投資一樣，無所不用其極，計較分毫，害怕犯錯，如此過於緊張自己的身體，反而成為另一種老人病。不少朋友都有此經驗，平日有點兒不舒服，看看醫生，不必服藥，疾病就好了。

我看這個情況是心理上的治療，也是見兒老朋友的約會，因為醫生是唯一可以認真聆聽他們說話的人，只要把心中不舒服的地方說出來，人自然感到舒暢。除了醫生之外，應找更多的良師益友，年輕一輩作你的聆聽者。隨著年紀，起居飲食需要節制，是理所當然，但過份審慎，把自己弄成囚徒一般生活，甚至將健康視作宗教般膜拜，最怕也造成壓力，按足規定不許絲毫出錯，如此人生還有甚麼樂趣呢？

老來快樂，最重心境，過份崇拜健康，著意控制生活，會對老病有強烈的恐懼感，正是生活不快樂的元凶呢。隨心之所安所欲，豈不快哉！



感恩·樂活又一年

◆奕琪

壯年時忙於工作，也忙於照顧家人，實在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到了晚年，各樣擔子都已卸下，可說是無擔一身輕，於是可以開始回饋社會。義工服務的種類很多，按每人的興趣和能力去選擇便是。

經驗所得，長者義工的像士兵那樣服從，「耆兵」這個名詞也挺不錯。



聖誕鐘聲報自由

◆長者之歌
調：普世歡騰
詞：冰虹

鐘聲交響，宇宙呈祥，普天同樂，共唱，肅清魔障，佳音高唱，惠澤萬物共享，笑迎和平齊唱，唱自由平等，歌聲嘹亮，家家歡暢。（回頭重唱）

有些服務是長期性的，例如定期探訪一些體弱長者；有些卻是單次的，例如協助社福機構在街上賣旗。

只要「上頭」吩咐他們做甚麼就做甚麼，絕不反駁。還有，他們早到遲退，毫不欺騙。他們又樂意照顧隊友，隊友做不來或還未完成的，二話不說便伸手相助，常以隊友為念，而非只顧個人的成績。擁有「耆兵」的機構實在有福。

只要「上頭」吩咐他們做甚麼就做甚麼，絕不反駁。還有，他們早到遲退，毫不欺騙。他們又樂意照顧隊友，隊友做不來或還未完成的，二話不說便伸手相助，常以隊友為念，而非只顧個人的成績。擁有「耆兵」的機構實在有福。

有些服務是長期性的，例如定期探訪一些體弱長者；有些卻是單次的，例如協助社福機構在街上賣旗。

只要「上頭」吩咐他們做甚麼就做甚麼，絕不反駁。還有，他們早到遲退，毫不欺騙。他們又樂意照顧隊友，隊友做不來或還未完成的，二話不說便伸手相助，常以隊友為念，而非只顧個人的成績。擁有「耆兵」的機構實在有福。

只要「上頭」吩咐他們做甚麼就做甚麼，絕不反駁。還有，他們早到遲退，毫不欺騙。他們又樂意照顧隊友，隊友做不來或還未完成的，二話不說便伸手相助，常以隊友為念，而非只顧個人的成績。擁有「耆兵」的機構實在有福。

十歲兒子自由行(續)

◆黃曉紅

話說我這「狼媽媽」在暑假期間把十歲的兒子和十二歲的女兒分別「送」到不同的英國人家，各自「修行兩星期」。孩子在倫敦希斯路機場找到了在接機區舉著名牌等待他們的出租車司機，隨即被送到各自的寄住家庭。女兒的那一家，主人是個藝術家，兩個兒子都長大成人。孩子到達的時候正是星期天，愛閱讀的這家人，全部坐在花園裡，人手一卷，享受英格蘭稀罕的和煦日光。對十二歲的女孩來說，這安逸寧靜，不是她的這

杯茶。悶得慌了，加上思家，忍不住在電話中向我哭了。我心焦如焚，除了佯裝冷靜地在空氣中為女兒進行心理輔導之外，我和丈夫商討，一起想辦法。幸好兩星期的遊學，隨著第二天立即開展的多采多姿校園生活和「寄住爸爸」示範油畫創作，女兒興致來了，不再思家。臨別時，還依依不捨呢！

兒子呢，寄住媽媽是位獨居老太太，養有兩隻小狗，卻接待了四名外國學生。兒子到達的第一天，已跟同房的俄羅斯小子打成一片。兩星期的遊學，星期一至五在學校上課，

人都希望成為智者，沒有人願意被冠「愚者」之名。但自以為聰明是一種愚蠢，而自以為愚蠢卻可是一種智慧。老子說過「大智若愚」，許多人把他視為一種方法，甚至是一種偽裝。真正的大智若愚不是虛偽的掩飾，而是一種真誠的人生態度，把自己擺在愚者的位置上，把他人看作智者。一個人應當「一絕聖棄智」，返回嬰兒期，做一個「赤子」；孔子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蘇格拉底則有句名言：「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中西方文化的

頂極智者，往往「自視甚愚」。一直教人成為智者的書很多，歷來被奉為傳授政治、軍事智慧的「智慧寶典」。今天暢銷圖書榜上，也能輕易找出各類人生勉勵書、職場勵志書，這類書中，多是針對人生競爭中遇到「敵人」的對策，教讀者如何運用種種手段來巧妙取勝，擊敗對手。這類書自有存在價值，正如追求「勝利、成功」無可厚非一樣。但是，一味渴望成在峰巔的智者，竭盡手段去實現，就一定是「愚」的嗎？甘於做一個「愚者」，踏實地前進，實在地待人，雖然無驚

晚上學校安排健康夜生活，到了星期六、日，可參加由學校舉辦的短途旅行，也可選擇自由活動。結果孩子們商量好，星期六參加學校旅行，星期日相約逛街購物。想不到我的小子不僅買了他最心儀的英國球隊球衣，還懂得請店主為他燙上偶像球員謝拉特的名字和號碼呢！

十四天，對孩子們來說，一天比一天快樂，簡直是樂不思蜀！對我這「狼媽媽」又或是當爺爺奶奶的來說，卻是度日如年，每一刻都牽腸掛肚，即使當年最輕狂的歲月裡，也沒有一種思念，來得如此濃烈。

別過份功利

◆黃美嫻

不少情侶都選擇在今年雙春兼閏月舉行婚禮，宴請親朋。老友記不約而同收到幾張「紅色炸彈」（請帖），都為著「不知道做多少人情」而煩惱。老陳嘆氣道：「這對新人我根本素未謀面……新娘的媽媽是我一個不太相熟的中學舊同學，我不太想出席婚宴，更不知應該做多少人情才好。」

老李：「聽說公價人情是：酒樓五百，酒店八百。」老陳又嘆口氣：「我現在已退休，完全沒有收入，這裡有幾張請帖，豈不是要花上幾千元，那可是我整個月的生活費

呀。」老胡：「人情緊過債，人情做得少會被人歧視，看不起的。」他們拉扯到近來被大家熱烈討論的「港女五百」，老陳：「如我是她親友，寧願她不請我，做五百元人情就叫人不要來，太市儈和功利了，這種朋友交不交也罷。」老李：「對呀，沒有錢大可擺酒，親友沒義務津貼她的婚禮。」老胡：「可能她想藉婚宴賺一筆呢，你不出席光付人情更是正中下懷。」

結婚畢竟是兩個人的事，難得親友有心到賀，過份功利，計較利益反而令人詬病。

快富街是街，拾荒者是人，兩者相交一起，於是你在街角，與反諷諷而過。會撿拾多少紙皮才可能致富呢？快富街上的拾荒者可有想到？

快富街其實與快富無關，快，指車樂隊中的笛子，中文叫作「快富」，不過是以譯音之名，給凡人寄托一個，近乎虛幻的理想。